

诗意与大地的相遇

孟中

谁没有青春？怎样书写青春？书写怎样的青春？答案因人而异，无穷无尽。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诗歌书写青春、抒发青春。他们从远古而来，唱出了《诗经》《离骚》，吟出了唐诗宋词元曲；他们跨入现代、当代，用更加奔放的姿态，呐喊、歌叹。

现在，又有一群人以青春的名义，相聚在山西。或许，他们歌唱的主题不尽是青春，但他们的青春在放歌中飞扬。

7月30日，中国作协诗刊社第37届青春诗会在山西太原启动，随后赴沁源展开活动，于8月1日结束。

《诗刊》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的全国唯一的中央级诗刊。诗刊社青春诗会从1980年创办至今，走过了风风雨雨40年。每一届青春诗会，诗刊社都会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十几、二十几位创作实力突出、发展潜力大的青年诗人，集中在进行研讨改稿，其中会邀请诗坛前辈与大家广泛交流创作心得，助力青年诗人的成长。

1980年夏天，第一届青春诗会举行。当舒婷、江河、梁小斌、张学梦、杨牧、叶延滨、梅绍静、才树莲、王小妮、徐敬亚等17位“青年”诗人相聚在北京，相聚在诗刊社低矮的平房时，他们可能还没有预知到这次相聚的意义……

一次又一次，青年诗人们相聚，交流，碰撞，成长。

40年的青春诗会，走出了526位诗人，其中不少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艾青诗歌奖和其他重要的文学奖项，成为活跃在当今华文诗界的中坚力量和领军人物。青春诗会为推动我国诗歌创作的繁荣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已成为中国诗界最具影响力、享誉海内外的诗歌品牌活动，被誉为“中国诗人的摇篮”“中国诗坛的‘黄埔军校’”。

青春诗会与山西渊源深厚。

山西青年诗人入选青春诗会是从1986年开始的。是年9月，第6届青春诗会在太原举行，路遥、张锐锋、陈建祖三位山西诗人入选。从此，山西青年诗人的面孔不断出现在青春诗会。而且，之后的第12届（1994年）、第24届（2008年）和今年的第37届，山西都是3名青年诗人同时入选，他们分别是郭新民、贾真、雷霆，韩玉光、张红兵、王文海，张常美、张琳、张随。如此情形，国内罕有。

第6届青春诗会，青年诗人们先后在山西太原、忻州、大同三地，交流诗歌艺术，领略表里山河，踏访名胜古迹，触摸悠久历史……

如今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的著名诗人吉狄马加，也是1986年第6届青春诗会的入选青年诗人之一。他此番参加第37届青春诗会，故地重游，感慨良多。

1994年，第12届青春诗会在山西忻州举行。当年入选的青年诗人张执浩，今年则以导师的身份出现。

今年，青春诗会再次落地山西！

期间，还有一次诗会值得一提，即2010年8月，由诗刊社主办的首届青春回眸诗会在山西忻州市宁武县举行。参加者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曾经参加过青春诗会的诗人，另一部分是虽未参加过青春诗会、但仍保持着旺盛创作力并在诗歌领域卓有建树的诗人。通过回眸青春，展示30年来的诗歌发展轨迹和丰硕成果。

1986年至今，山西先后已有23位青年诗人入选了14届的青春诗会。

山西青年诗人入选青春诗会人数之多、山西举办青春诗会次数之多，在国内均名列前茅，充分展示了山西诗歌

深广的基础和优厚的传统，以及山西诗人的创作水平和创作成果。

如果将青春诗会比作是金字塔的顶层，其基础则是广大的诗歌创作者和爱好者，由下而上凝聚为某种意义上的高峰；同时，青春诗会又如水银泻地般，自上而下反作用于大众，激发起更大的学习、欣赏、创作热情，似涟漪，越扩越大，影响广远。

青春诗会之于山西诗歌，山西诗歌之于青春诗会，亦如此，相互作用，彼此成就。

吉狄马加在本届青春诗会开幕式上，回顾了自己与山西的渊源，希望青年诗人们珍惜机会，学习山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学习山西伟大的诗歌传统，学习山西宽广的包容胸怀，在山西大地上尽情地吸收营养，滋润心灵，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且不说山西诗歌的历史天空中，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柳宗元、司空图、白居易、温庭筠、元好问、关汉卿、白朴、郑光祖、傅山……巨星闪耀，山西有着怎样悠久、怎样优秀的诗歌传统；

仅就青春诗会在山西的三个举办地太原、忻州、长治（沁源）而言，恰好与山西诗歌的三个群落相符。太原作为山西省会、历史文化名城，人文资源丰富，人才荟萃，自不待言；忻州、长治则各有“忻州诗群”“太行诗群”长期活跃，

诗风蔚然。他们扎根于脚下这片沃土，汲取传统滋养的同时，抱着开放精神，多元探索，大胆实践，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浏览历届入选青春诗会的二十多位山西青年诗人名单，其中来自忻州、长治两地者居多。

一批又一批的山西青年诗人及众多爱好者们，或直接、或间接地通过青春诗会，接受了熏陶，拓宽了视野，提升了境界，明确了方向，碰撞出灵性，激发出更大的热情，投身于诗歌创作，佳作迭出，获奖频频。

本届青春诗会的主要活动在沁源举行。沁源，地处太行山东麓，自然生态优美，境内森林覆盖率近60%，有“中国天然氧吧”之称；境内人文历史、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尤其是近年来，着力打造文化强县，多次举办文学活动，形成了浓厚的文学氛围。

正如吉狄马加所言：第37届青春诗会落地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山西沁源，是诗意与大地的相遇。

青春是美好的，诗歌是美好的，大地是美好的。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无论何时，诗歌都与时代紧密结合，字里行间跃动着时代的脉搏。我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第37届青春诗会在山西举办，恰逢其时，必将激励山西诗人为时代而歌。

扎根于时代，扎根于人民，扎根于大地，诗歌才能不断绽放出绚丽的青春之花！



参加第37届青春诗会的导师、诗人在沁源采风。 孔令剑 提供

书写晋商情怀

——朱秀海《兵临碛口》简评

张志忠

用小说和电视讲述晋商的故事，近些年来屡有佳作问世。朱秀海在接连推出《乔家大院》和《乔家大院2》之后，又发表了新作《兵临碛口》，让我们感受到了作家的创作激情和深入思考，让我们对曾经的历史风云沧桑变化，有了一番新的感受和体验，惊心动魄而又悠久绵长。

峙立在黄河岸边的碛口古镇，是江南和中原通往西部和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借助于黄河的水上运输，自明清以来就是商业繁荣兴旺之地，长达500余年，曾经跻身于中国的四大古镇，可谓来历不凡，进入20世纪30年代，它却遭遇了空前的挑战。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阎锡山的军队兵败如山倒，娘子关、雁门关、太原城、石楼城相继失守，碛口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出来。小说主角——雄心勃勃的晋西商会会长程晋元，将要怎样应对复杂万分的政治经济军事纷争，怎样维护这一方风水宝地呢？

在商言商，程晋元首先是一个有头脑，有见识，有魄力的优秀商人。为了能够在与铁路运输和新的营商环境下竞争胜出，维持碛口古镇的商业兴旺，程晋元亲力亲为，风尘仆仆奔走塞外，恢复旧有的商业运营网络，还巧妙地布下迷阵，借机消灭了阎五的匪帮，为商道的平安运转消除了心头大患。他还亲自给此前撤离碛口的各地的商人写信，邀请他们回来继续经营自己的商铺，在他们重张旧业的过程当中，予以积极的有效的帮助，甚至做出商业利益上的担保。就像作品中所说的，有多大的心胸，做多大的生意。这是一种非常壮阔的气度与格局。

程晋元他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精彩：“晋商五百年不败，靠的不是精明，是仁义。”诚信和仁义是他做人的信条，即便是面对奉命前来暗杀程晋元而失败的日本女间谍，他也是挥手让其离去，不杀女人，古风醇厚。同时他又相信没有银元和金元宝摆不平的事情，做生意的规矩支配了他的思维方式。于是，不管是面对阎锡山的地方军队，面对隔河相望的红军以及红军改编成的八路军，还是凶残嗜血的日本侵略者，他都希望能够以付出沉重的代价以确保碛口古镇的平安无恙。

他动员全镇的商户捐出大量的银元，鼓励保卫碛口的阎锡山军队英勇杀敌。他也曾经揣测，日军进犯碛口，是为了掠取财物而来，只要满足了他们的欲望，付出为数可观的金银，或许可以免除古镇的毁灭厄运。但是这样的善良愿望，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碛口古镇在战争中，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毁灭，祖上遗传下来的历史经验，无法在空前严酷的现实之中产生效用。

好在程晋元是一个坚强不屈的汉子，他对全镇民众

以及外来经商的人们所做的庄严承诺终告破灭，但是他并没有丧失生存下去并且振兴古镇的顽强信念。碛口古镇在战火中三毁三建，被誉为“不死的碛口”，从商业要津转化为战斗堡垒。

更为重要的是，程晋元具有强大的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在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之中得到新的启迪。他从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知甚少，到逐渐熟悉，而且和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有密切的交往，从起初的满腹疑惑，到最终相信这支诚信而忘我的革命队伍一定能够赢得民心，能够建立一个新的时代。程晋元尽其可能地资助共产党八路军，不仅是体现出民心所向，体现出革命对于民众的吸引力号召力，也以其有眼光有胆识的实际行动，作为晋商的表率，为抗日救亡和革命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让我想到巴赫金所提出的人和历史一起成长的重大命题。巴赫金指出，在上古和中古，人们是在一个稳定不变的历史环境当中成长起来，个人的成长对于时代的变迁，没有什么关联，也不产生积极的作用。只有在现代性的进程当中，个人和时代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之中，人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是处于两个时代的交替嬗变之中，人与时代相互激荡，人们在改变自身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的时代。

程晋元，在出场之初就已经是一个成熟老到的商人，有家有业，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但是严酷多变的时代，迫使他不得不做出一次又一次的思考与选择，迫使他蝉蜕旧我，浴火重生，实现自己的凤凰涅槃，同时，在国难当头危机重重的民族自救的伟大斗争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觉地将个人的生命融入历史的洪流之中，也为传承500余年的晋商，写下了最后的天鹅绝唱。

这也回答了本文一开始提出的命题，不但是大生意需要大心胸，大作品更需要博大的视野和壮阔的襟怀，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包括《兵临碛口》在内的，朱秀海的晋商小说，在曲折的情节、繁杂的线索和众多的出场人物之中，融入了对作品人物、晋商群落和时代风云、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富有穿透力的动人描述。《乔家大院》写出了晋商文化诚信为本500年传承不衰的历史渊源。《乔家大院2》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思考革命与建设的关系，思考商业活动对振兴民族经济和社会活力的重大意义。《兵临碛口》展现了在空前的民族灾难面前，晋商放弃经济利益和生意经，毁家纾难，乃至亲赴战场浴血拼搏的牺牲精神。站在历史和思想的制高点上，书写晋商的博大情怀，这才是朱秀海的制胜之道！

关于儿童诗现状与发展问题，业界多有讨论。现就儿童诗创作中的几个问题阐释如后。

“散长哲晦”

记得小时候，我读的是叶圣陶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语文课本。其第一册开篇就只两句话：“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虽然没有标明这是儿童诗，但不多几个字组成的对偶句式，音韵和谐，顺口易记，把上学的游戏趣说得很明白，让如今已过80岁的我始终不能忘却。这就是儿童诗语意集中而不散漫的好处。

另外，汉乐府中的《木兰诗》也因用笔毫不散漫而受到我国历代儿童欢迎。木兰打仗胜利归来受到全家热情欢迎，该诗就说“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只用六句三个层次，就把全家欢迎木兰的情景进行了准确生动的描绘。

而当今一些儿童诗爱用长句，读者不无幽默地将此类诗句形容成为“长长的面条”。还有一个句子被分割为两截，前半句放在前一诗行末尾，后半句放在下一诗行开端，诗行内有若干句号出现。于是，一个诗行便被切割得七零八落而难以让孩子理解。此外，有的诗人还爱将一个长句，硬拉长为三四句行加以排列。如此散漫，使得小读者难以记忆和背诵。

除了散和长外，有的作者还爱在诗中堆砌哲理，这也是导致小读者不爱读儿童诗的一个原因。此外，还有的作者错误理解儿童诗本应有的含蓄，而把诗表达得晦涩难懂。

重抒情轻叙事

重抒情而轻叙事，也是多年来导致我国儿童诗创作不景气的一个弊病。因为诗是抒情的艺术，所以要在儿童诗中力求体现抒情色彩，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除了直抒胸臆以外，我认为儿童诗的抒情，一般都要建立在叙事基础上进行间接抒情。譬如融情于景或托物言志，这类抒情都离不开作者对于人、事、景、物的描叙。

当代许多注重情节性描写的诗人深谙此道，他们的许多佳作都证明了这一点。譬如柯岩的《“小兵”的故事》用诙谐的故事折射出小主人公的天真，任溶溶的《爸爸的老师》非常俏皮而幽默，而金波的《我的雪人》，则着重叙写聪明智慧的孩子为生病不能上学的同学堆雪人陪伴他驱除寂寞，富有孩子气的想象和诗意图。

重庆诗人蒲华清出版的儿童诗集《生活中有一颗糖》，正体现了作者对于儿童诗坛一直存在的重抒情、轻叙事之弊病的一种反拨。譬如，面对老师每天发下的作业本，每个学生都会不断地翻看，结果发现：“改正了，那缺胳膊短腿的错字；制服了，那乱蹦乱跳的标点；医好了，那颠三倒四的病句；理清了，那乱麻团似的运句。”于是，学生们从“好句子上的红圈”，看见了“老师脸上的笑靥”；从“错题上的红叉”，看见了“老师紧锁的眉头”。因此，他们打心眼里发出了对于老师的赞叹！如果作者没有发自内心的对于教书生涯，其中包括老师的讲课、家访、作业批改、师生谈话，以及学生的读书、运动和校内外的种种活动充满热情，怎么能从这极其平常的校园生活的细微末节里去发现和捕捉到浓浓的诗意图呢？因为诗人原本就是一个擅于把握教学艺术的优秀教师，加之长期的儿童诗创作磨炼，从而成就了他透过校园人、事、景、物描叙而实行间接抒情的儿童诗歌创作特色。

青春期意识描写同质化倾向

当代儿童诗歌创作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对于中学生男女同学间的青春期意识题材描写的过分偏爱。

描写青春期意识的诗作中，虽然不乏佳作，但同质化的构思与大体类似的语言表述太多。此类诗作，或写课堂上悄悄望了女同学一眼，或写男生喜欢在女生面前逞能，或写神秘的信鸽飞进了女同学的书包，如此等等，虽然也博得不少读者的眼球，但因存在大体相似的构思，久而久之，也就令读者感到厌倦。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要像柯岩、任溶溶、金波、蒲华清等作者那样，深入校园和孩子生活，努力发掘捕捉灵感，从而创作出为小读者欢迎的佳作来。

一家之言

辛丑年夏月
赵莹

本版面向读者征集“双塔”刊头作品以来，陆续收到一批书法与美术设计作品，并择其适用地刊载。
欢迎广大读者继续参与利头征集活动，作品原稿请挂号寄至：太原市新建路78号新闻大厦太原日报专副刊采编中心 孟中收；邮政编码：030002。或可直接递交（新闻大厦18层，联系电话：8222115；邮箱：tymz0227@163.com）。并请附作者地址、邮编、电话、职业身份介绍。

涂光耀写『嘎子』
李延青

徐光耀在《小兵张嘎》一文中写道：
“写作的念头一起，‘瞪眼虎’便马上跳来眼前，而我需要的正是他。我必须找个使我心神轻松、乐以忘忧的题材，而他恰是这样的‘活宝’。在他后面，还跟来往日英豪，少年伙伴，活跳热烈，一队人马。一时间，在我身前身后，军歌嘹亮，战火纷飞，人欢马叫，枪炮轰鸣，当年战斗的景象，不但占据了我的整个生活，甚至挤进了我的梦境。为了给这跳跃的一群一个优美轻松的环境，又特地把故事背景选在了风光旖旎的白洋淀。写作开始后，几天之间，我就吃多了，睡实了，脸色又显红润，愁云惨雾一扫而光。”集中精力，转移方向”的灵验，连我自己也感到吃惊……

这段经历，徐光耀后来不只一次写到过。他讲如何强迫自己找一个活泼轻松的题材。于是，《平原烈火》中“写丢”的那个小八路“瞪眼虎”的形象，首先出现在他面前；接着就是赵县县大队倒垮马枪、斜翘帽檐的两个小侦察员和他们的传说；随后“那些嘎不溜丢的小八路们，竟伴着硝烟炮火，笑眯眯地争先赶来”……徐光耀把一张纸放在桌上，将自己从小到大，耳闻目睹的嘎子事，不论民间的还是队伍上的，想起一条记下一条，拉出一个长长的清单。他在华北联大学习时，肖殷老师讲：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写人的性格。性格是由个性和共性两者组成，而共性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这句话成为徐光耀创作的座右铭，他将抓住个性作为头等大事，凡符合“嘎子”个性的拼命强化，凡与“嘎子”个性无关的一律割舍。就这样开始了《小兵张嘎》的创作。

作家生活

儿童诗创作中的问题

彭斯远